

苗侗文坛

MIADONG WENTAN



1
2000

苗侗文坛 2000 年第 1 期总第 44 期

主 办 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

编 辑 《苗侗文坛》编辑部

地 址 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

邮 编 556000

电 话 (0855)8222632

主 编 扬 鬃

副主编 吴佳新

印 刷 贵州省凯里书报印刷厂

黔新出 (2000) 内准字第 301 号

侗家夜捕渗籽鱼 龙燕怡(61)

城步虫茶 安文新(64)

苗族蝴蝶图腾质疑 吴晓东(66)

盘瓠石窟考察记 吴善淙(78)

潯水船俗 龙燕怡(40)

龙民怡

侗家夜捕渗籽鱼 龙燕怡(61)

城步虫茶 安文新(64)

苗族蝴蝶图腾质疑 吴晓东(66)

盘瓠石窟考察记 吴善淙(78)

五溪地区土家族族源考辩 舒向今(82)

对黔东南“酸汤苗”社区考察

的构想 杨再将(93)

苗族社会

——从鼓社到民族区域自治

..... 黄前程(95)

雷安平

苗族与鸦片 杨 鹄(102)

劳务输出对侗族社会的影响	
——黔东南地里九寨个案研究	
.....	吴化明(115)
张秀眉领导苗民反抗民族压迫	
起义始末	唐春芳(121)
论张秀眉起义中的土地问题	
——兼议起义性质	
.....	伍新福(142)
“沈学”文艺思想探究	
——沈从文是新月派吗?	
.....	凌燕萍(149)
	刘君卫
民族通史的一部新作	
——评伍新福的《中国苗族通史》	
.....	石朝江(156)
读者与编者	(159)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最

后

的

家

园

——长角苗的文化保存

(来自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田野调查及其研究)

□ 张晓松

“这里的每一座大山都有一个灵魂，每个灵魂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一部历史。”一位苗族母亲的话。

“世界上有两个民族的历史是由战争和迁徙写成的，那就是犹太民族和中国苗族。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和一部分苗族流落星散到世界的许多角落，成为世界公民。而更多的苗族则在中国西南部的高山峻岭之中定居下来，成为典型的高山民族。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恶劣环境中创造了奇特的文明……”

——摘自本人田野调查日记。

作者注：四、五百年前，有一支苗族人为躲避战乱辗转迁徙，来到贵州省西北部的六枝、织金、纳雍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人们把他们叫做“箐苗”。又因为她们的女人用一支长牛角木梳以及亡故祖先的头发拌之以黑麻毛线束成巨大发髻，装束极为奇特，又被称为长角苗。长角苗仅有四千多人，分住在浓雾深锁、箐黑林密的高山之巅的十二个寨子里，极少与外人接触。几百年来相当完整地保存和延续着他们的文化传

统。这种文化传统非常古朴：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他们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1995年4月，一个挪威人约翰·杰斯特龙来到这里。两年之后，（1998年10月31日）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在此联合建立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1998年6月，我们进入这个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

我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在同一个时间的段落里观察着两者：长角苗的生活和生态博物馆的工作，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微妙关系和变化，并将它们记录下来……

主题词：长角苗、文化保存、生态博物馆。

一、长角苗世居文化调查略要

1、自然环境：

陇嘎社区的整个村寨隐蔽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群山之中，从外面完全看不到村寨。村寨的后面是一片原始森林：对面山上，建有石头营盘。很显然，他们是出于战争的考虑而选定了这个易守难攻的寨址。其他11个村寨也同样建在高山隐蔽处。根据寨民们的传说，这个群体是被战争驱赶和迫害而逃避到深山中并定居下来的。

当长角苗的祖先们，被迫抛弃水草肥美的大河流域、平川坝子，迁徙到深山野岭之中时，面对穷山恶水、野豹熊黑，心灵深处一定充满了悲哀惶惑与凄苦不安。然而，作为历经几千年战争，饱受连绵不断的战败之苦的族群，以高山和高山之巅做安全的居所，又是苗民族得以继续生存繁衍的唯一选择。战争是人类生存竞争的铁杖，它安排了不同民族的生存区域，创造了他们的生存文化。战争的历史和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使所有的苗族族群首先把安全作为居所选择的第一要素，并且几乎共同选择了高山之巅。如今，陇嘎村寨的自然环境仍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面貌，只有一条1996年才开通的乡村公路通到山上，成为封闭的村寨与外界的联系的唯一通道。

其实，陇嘎寨所属的乡——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本身就是一个多

种民族多种文化相互交混的社区。此地的彝族和回族人祖上迁自中国西北部，属氐羌民族后裔。来到梭嘎地区之后，与本地汉族世代杂居，相互之间生活劳动方式，文化精神等各方面都多有影响，经济贸易的观念也决不落伍于汉民。而陇嘎距离梭嘎实际不过六、七公里，并不算远。然而，山上山下，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几百年来，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相互隔绝，几乎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如此看来，文化心理和传统是长角苗与其它民族之间最大的障碍。

2、历史

据年已 70 高龄的熊振清老人回忆，其祖父说，陇嘎寨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三百多年前，其先辈由外地被驱赶到此定居，最初只有 5 户人家，现已传到第十代。目前，全寨共 110 户，490 多口人。陇嘎寨还有一些老人，通过他们的口碑历史，参考当地的方志，我们大体可以清理此村寨 300 多年历史的脉络。

3、简单粗放的经济与生活方式

这里已是高山之巅，平均海拔一千六百米以上，远处万山似海。一年四季浓雾弥漫，日照时间不多，平均气温在 10—15℃ 左右。雨量很少，只在春季有少量雨水，其余为旱季。自然条件很差。据陇嘎的老人们说，这里曾经是一片原始森林，鸟兽成群，长角苗的男人们因此极善打猎。可是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满山尖石林立，泥土很少。昔日的密林深箐已经不见了，石漠化的程度惊人。寨民们只好开垦旱地。

从苗族的历史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从狩猎到山地粗放式游耕，直到本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转为定居，以山地农耕为主的民族。从对长角苗的历史考察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而今，长角苗聚居的 100 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内，森林已经不见了。大量砍伐的结果，土地严重石漠化。而长角苗人口在三百多年的发展中增长了近二十倍。土地人均占有面积不到一亩。主要粮食作物只有玉米和土豆（当地人称为：包谷和洋芋）且产量很低，这里的玉米单产不过五、六百斤。春季套种些土豆，每亩也不到千斤。加之耕作方式粗放，每年只用牛耕或人工翻整一下，就可以下种，基本没有实行修田改土和科技种田。多年来，长角苗从对自然的依赖和依存的关系，逐渐地开始破坏性开垦，

使土地破坏日益严重，加上干旱缺水，生存条件十分艰难。土豆和玉米是长角苗的主食，大米和面粉是绝对没有的。冬季里种些青菜，作成酸菜，一年四季都只能吃它。

营养不足是这里的普遍现象。长角苗大都长得身材瘦小，很善于爬坡走山路。孩子们也都很消瘦，肚子显得很突出。这里常见的疾病是伤寒，有少量麻风病人。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长角苗对外来的疾病完全缺乏免疫能力。1996年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后，一些外来的旅游参观者带来了流感病毒。所以，最近一、两年，陇嘎常常是全寨一起患流感。

由于山高水资源匮乏，每年中有近三个月要到山下背水，以解决饮水用水问题。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饲养的家畜家禽有猪、牛、旱鸭等。富裕些的家庭一般养有一到二头牛，一、两只猪。偶尔有一、两户养马的家庭，已经算是富户了。穷困些的养不起牛和马，耕地时只能互相租用。由于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畜力，所以倍受寨民的崇敬，牛角也就成为崇拜物戴在头上。

衣服为各家自制，从种植到纺纱织布，到染色，到刺绣均在家庭内，由女人来完成。

长角苗社区也是赶甲子场，一般的场都在五公里以外。交易形式为各家拿了洋芋、包谷或鸡鸭去卖。卖掉后，换点钱买回盐和绣花所需的彩线。不再需求更多的商品。祖祖辈辈的陇嘎人，把他们的生活需求压缩到最基本最简单的男耕女织的仅能维持生存的自然经济状态。

而长角苗又有着多子多福的观念，一般家庭有三到五个孩子。结了婚的女人背上，差不多都背着个孩子。乡计生股的人一来，大肚子的女人就跑得不见踪影，孩子却照样成堆地生出来，叫计生股的人很头痛。可是陇嘎现有土地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照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要不了多久，长角苗就将面临着生存的威胁。走出大山，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已经迫在眉睫。

4、管理制度

陇嘎村寨有三种管理机制，它们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又互为补充。一是寨主，二是寨老，三是鬼师。寨主是行政管理领袖，寨老是道德领袖，鬼师是精神领袖。这三位领袖都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生活

中自然形成的，其权威地位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形式。这种管理方式是非常原始的，但又是非常公平的，既不需要竞选，也不需要任命。当地政府在陇嘎村寨也任命一名村长，以便与政府保持联系。而这位村长也恰恰就是寨主，自然会得到寨民的认可。不过人们不把他看成为村长，仍认为他是寨主。（长角苗习惯于只在族群内的12个寨子里相互交往，与外界交往时则很有些羞怯害怕不安。现任寨主兼村长杨洪强，年轻时能歌善舞，曾到乡里县里表演，因此得见了不少世面，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寨主。对外联络，对内传达都是他。后来，政府送他读了干部训练班，指派他当了村长。）

5、宗教信仰

苗族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长角苗特别信奉、敬畏山神和树神。这两类神是他们心目中最有神话力量的膜拜对象。陇嘎人选定了寨子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三株香樟树为神树，它们是本寨的保护神。每年的三月初七要祭山、祭树，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生活平安、风调雨顺。鬼师是寨子的宗教领袖，也是精神领袖。他给寨民们算命、治病（做弥喇）、看风水，还主持祭山、祭树、驱鬼。是全寨精神支柱，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长角苗的精神世界里，神鬼信仰占据着首要的位置。每年农历三月初七，所有男人〔严禁女人和外人参加〕无论远近，都必须回到寨里，参加由寨老和巫师主持的祭山、祭树仪式。届时杀七只鸡并取卦测一年的祸福吉凶，还要扫寨，家家户户把火殃鬼、病灾疫疠鬼等，赶出寨外，再在寨外各路口拴以男女两个草人，拦挡住各种野鬼。之后，全寨人极其小心、极其公平地分吃掉这七只鸡的肉，以示神灵已经附体保佑。整个仪式庄严神圣，耗时一天。当其时，男人全体大醉而归。）

6、婚丧习俗

每年正月的一整个月里，是长角苗谈情说爱的季节。12个寨子轮流跳花坡。年轻人这时候全都不回家，12个寨子轮流转着住、玩。情歌唱得很放肆。长角苗谈恋爱很早，一般从十二、三岁就开始了。女孩们在这时很厉害：她们三、两人一块，把相中的猎物抓住就往家里拽。这时候，男孩们就找个同伴帮忙。其结果，非但不能逃脱，倒常常是一块被俘虏捉拿。

恋爱可以很随意地谈，结婚却很不容易。首先要经过家里老人们同意，之后由寨老夺定当事人是否可以婚配。（长角苗 12 个寨子形成一个内婚集团，严禁与外族通婚。因为人口稀少，为保证族群的延续，实行姑舅通婚。对家族的亲属认定只记三代，最多到五代，五代之后就不认亲了。长角苗现有四大姓：熊姓、王姓、杨姓、李姓。男方向女方求婚的仪式要进行一、两天。保存“打嘎”习俗。离婚倒很随意，只要经寨老同意便可分手。第一次进陇嘎时，正碰上小金盆结婚，各寨都来吃喜酒，新娘王美倒跟别的男孩对歌去了。三月里再去的时候，小金盆跟其他女孩在山上谈爱，王美无奈地告诉我们，小金盆不要她了）。长角苗的恋爱与婚姻实际上是两种形态：婚前的恋爱保持着原始的自由状态，但婚后却必须纳入一夫一妻制的严格规范。

长角苗的丧葬仪式尤为隆重。他们称之为“打嘎”（意为：老人成神，把老人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打嘎”有极严格的规矩：死者必须是正常死亡，少年早逝者，暴病或遭祸殃而死者都不能进行这种仪式。如果死者是老年男性，长角苗 12 个寨子都必须来送礼哭丧致哀。哭丧的人数越多，表示死者的身份地位越高。家家自愿送上一升包谷，姑妈娘舅家则送牛羊等牲畜。并由仪式总管在竹竿上刻划符号，记载礼品数量，以便日后还礼。（1999 年 3 月，我们巧遇小坝田一位寨老的丧仪。打嘎那天，一共来了 2000 多人，几乎是长角苗总人数的一半。人们在山上搭起了一座嘎房，其造型奇特而辉煌，像一座宫殿。据说，这嘎房是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遮风避雨的。仪式从头一天的傍晚开始，12 寨的女人们轮流为死者唱丧歌，跳芦笙舞，并且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与祖先共舞整整一天一夜无休无止。那一天，总共杀掉了 30 头牛羊，牛羊的灵魂跟随死去的老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全体参加“打嘎”的人们则分享了这些牛羊的肉，并喝掉近两千斤酒。整个小坝田寨子人声鼎沸，寨内家家敞开大门分别招待来自其他寨的客人。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空前的民间丧礼场面，那情形犹如一次盛大欢聚的节日。这使我得以深切感受到长角苗精神信仰世界的丰足博大，感慨倍加）。长角苗是一个非常重视死亡的族群。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远古祖先的血缘相连的观念。通过死与远古联系起来。

7、文化艺术

——音乐、舞蹈有独特的风格。长筒三眼箫是长角苗最有特色的乐器。用它吹奏的音乐，低沉徘徊，如泣如诉。尤其在大雾弥漫时听来，更是犹如委婉仙乐。长角苗的大芦笙声音低沉呜咽，宛如诉说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尽苦难。长角苗的竹笙乐器即使是吹奏欢快的曲调，也仍显得哀惋有余而高亢不足，不像其他苗族音乐那样短促明快。

——蜡染和刺绣。蜡染以天然植物为染料，质量甚高，每家都有染缸。刺绣是女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的课程，她们的聪明才智都灌注在其刺绣作品上。这些刺绣精品争奇斗艳，是陇嘎村寨的文化瑰宝。长角苗的女人上身着白底蓝绘的蜡染素身短衣，下面是黑底嵌以红、白绣带的百褶裙。身后是长几着地的挑花绣片，身前挂一块藏青色羊毛毡护兜，既挡风寒，又是女性装束中最重要、最足珍贵的部分。一个长角苗的女人一年中需为自己做两套以上的衣裙。男人们的服装是用家织细麻布加以挑花刺绣的深蓝上衣和白色麻布裙裤组成。男式服装中最精美的是围在胸前的刺绣围腰，据说三年才能绣成一块。盛装时的长角苗女人非常美丽，头顶巨大的束发，双手叠腰。迈步前先将胯部送出去，然后才迂缓地出脚。无数次她们从远处走来时，显得那样雍容非凡，使人疑心遇见了宫廷贵人。当她们用这种脚步背水时，从来是滴水不漏，令人惊叹不已。

——建筑。全寨是草顶泥墙房屋，现在有极少数人家盖了石头房屋。家境好一点的人家有三间草房，在左手第一间设一常年不熄的火炉，做饭、取暖、煮蜡都靠这个火炉。它象征着这户人家的生活红火（这种情况是否与周围人数众多的彝族文化的影响有关？）。因此，全家人都保护这个火炉，使其常年不熄。穷困人家一般就只有一间草房了，所有以上设施都集中在这一间草房内。

8、教育。和苗族的其它支系一样，长角苗也没有文字，只有一种古老的刻竹记事的简单记数文字，现在只有寨老和少数人才能识别。他们的知识主要是从春种到秋收，从大山中的树草鸟石以及牛马猪鸡等等各种自然物以及生活劳动等传统经验中通过感同身受的方式习得。

目前，寨子里有一座简陋的学校，老师用苗汉两种语言上课，寨子

中有个别男孩的文化程度已达到初中。绝大多数女孩不上学，以刺绣和家务劳动为主。（一年前，陇嘎寨成为中国第一座文化生态博物馆，上级教育部门也适时的安排，办起了一个村农女童班，招收了村里四十个女童，还减免了全部的学费。到了第二年，女童班中的十几个学生分别升入二、三年级，其余大部分又回到了家里。现实的教育同长角苗的传统教育发生了冲突）。问她们为什么不读书？回答是，女孩子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会画蜡绣花，否则就嫁不出去，没人要。后来，我在另一个寨子依中底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寨子唯一穿汉装、并且在三十里以外的中学读书的学生，家里的房子也是寨子里最好的，用木板砌墙，土瓦盖顶，还画了凤鸟龙蛇做装饰。可是，在一大群穿着长角苗传统服装女孩子中，她却显得很孤独，其他的女孩子们跟她很疏远。

兜菜是另外一种女孩。她三岁时母亲病故，十岁时父亲也病故。十一岁上大哥娶了嫂嫂。嫂嫂生下一个男孩后去世。所以兜菜在十二岁时代替嫂嫂做了母亲，她做的很努力：背水、洗衣、蒸包谷饭、做酸菜、像长角苗女人那样喂孩子……，她还不太会画蜡，就央求寨里的大妈大婶帮忙，晚上就在别的女人家里跟着学。这样，每年兜菜为自己做两套衣裙，基本就够穿的了。兜菜比寨子里的其他女孩更快地学会了作个成熟称职的长角苗女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长角苗的女人是他们文化的传承主体。她们从不走出山外，一生坚守着长角苗的生活方式。无论劳动、生活还是挑花刺绣，跳花坡、唱歌跳舞……都是这些文化生活的主体。她们也是自身文化的教育主体，从少年起就开始接受工艺教育。主要学习纺麻、织布、蜡染、刺绣等，这是她们毕生从事、人人皆精的生活技能，日习夜做，从不止息。因为这是长角苗女人生存的必需，非如此，就不能成就为一个真正的长角苗女人。

从以上粗略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陇嘎长角苗村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然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尤其可贵的是，这支以长牛角头饰为特征的苗族分支，现全世界只有这个社区的4,000多人。因此，这

个文化体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极稀有的一个，具有很高的保存价值。因而，1996年，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首脑联合签定了建立陇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使这个珍稀的民族文化在政府的直接保护下，得以继续生存和延续。

二、生态博物馆与杰斯特龙的理想

1、关于生态博物馆 (Ecomuseum)

生态博物馆概念于1971年诞生于法国。此后，这一概念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博物馆概念，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生态博物馆观念，是基于对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而使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和所处的环境，因而使原生的活的文化在成为僵死的记录这一弊端的认识而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社区的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建筑面积。

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生态博物馆作为保存和理解某一特定群体的全部文化内涵（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文化因素）的手段和长效工作方法，大大强化了对“文化特性”的研究和保护。

生态博物馆是以本社区内群体的亲自参与亲自管理为基础的，是在科学工作者的指导下，在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得以实现的。

生态博物馆概念中，包括下列关系词：社区区域、遗产、人民、参与、生态学和文化特性（注1）。

生态博物馆运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现代环境意识和现代生态意识不断觉醒，对工业社会弊端的一种摒弃和对工业文明“像侵略另外一个民族那样侵略自然”（马克思语）的反思，以及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改造自然进入了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阶段的产物。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切尔·卡逊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用人

类正在自我毁灭的大量事实,唤醒人们改善对自然的关系,推动了环境科学的发展。1965年,英国教育家亚普提出“环境教育”为各国所接受。197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有100多个国家参加。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199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把世界博物馆的主题定为“博物馆与环境”。回归自然,追求古朴,是现代生态环境意识中的一个普遍心态(注2)。

一切自然和文化遗产都被看作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任何实物都可能成为本社区人民过去历史的记录。保留他们的文化个性,并使之一代代的延续下去,并为拥有自己的文化而感到自豪。

生态博物馆还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由于建立了资料信息中心和对社区文化遗产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因而使得将保护和传播有机的结合起来。向外面的世界提供了另一种不属于他们的文化。

至今,世界上已经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西欧和南欧约70座(集中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北欧约50座(集中于挪威、瑞典和丹麦);拉丁美洲约有90座(集中于巴西和墨西哥);北美洲约20座(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中国陇嘎生态博物馆是亚洲的第一座。

2、杰斯特龙的理想

约翰·杰斯特龙: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委员、挪威著名生态博物馆学家、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人物。

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基础,就是人民不应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权利在自己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来创造自己的未来”(注3)。

杰斯特龙将传统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当传统的博物馆谈论藏品,生态博物馆就是指遗产;传统博物馆所指的建筑,生态博物馆指的是一个社区所包括的区域;当传统博物馆讲到观念的时候,生态博物馆指的是社区里的居民;当传统博物馆谈论科学知识的时候,生态博物馆就是指一种文化记忆;当传统博物馆讲科学研究的时候,生态博物馆讲的就是公众的知识。”(注4)

图示为:

传统博物馆——生态博物馆

藏品——遗产

建筑——社区

观众——居民

科学知识——文化记忆

科学研究——公众知识

在“博物馆”的前面加上的“生态”(Ecomuseum)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自然;2、文化。它试图将自然和文化遗产完整地保护在其原生环境之中,并使其能够正常地发展延续下去。而不是将其变为僵死的收藏品。同时,将博物馆置于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尤其对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博物馆中,收藏品只对于观念和研究者具有意义。而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则不仅属于观光者、旅游者,更在其所属的社区人民不断参与不断使用不断创造性地延续和发展之下,成为活着的有生命的历史遗产。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为社区人们的社会行为;即人的活动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当这些文化主体被置于生态博物馆概念下之后,他们便时时处在外来的眼光关注下,在不断地交流、对话和文化比较之中,建立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播观念。

杰斯特龙的理想,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大批文化生态博物馆。以唤起各个民族,尤其是土著和少数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不仅是保存过去的历史,而是把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即以发展为目标。他说:“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中间,而不是站在一头或一端,这是我们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把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

陇嘎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增强了人们的文化特性意识,使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在陇嘎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甚至人们的日常传统生活等等一系列文化因素都具有了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三、世居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接受、对撞和影响

背景资料：

中国陇嘎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得益于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刊主编、贵州博物馆顾问苏东海研究员的介绍引进。之后，杰斯特龙和苏东海先生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对陇嘎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考察论证。（1995年5月，通过了“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论证”课题报告。挪威政府将本课题也列入了《中挪1995—1997文化交流项目》中，NORAD[文化交流项目的执行机构]为杰斯特龙等挪威来华专家提供了财政支持。1997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后宋雅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签字仪式，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和挪威外交大臣沃勒拜克在协议上签字）。1998年10月31日，中国梭嘎生态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

我们把陇嘎长角苗的传统文化用一个词语来界定：世居文化。这个概念的使用是为更容易与外来文化作出比照。

陇嘎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使长角苗在迈出山外世界的第一步时，就遇见了与众不同的课题：首先他们要在对自身传统——世居文化的重新认识和保护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化”的含义。而山外的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经济意识和交易交往规则，对于他们是如此的陌生和新奇，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还来不及认识和学习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事物的同时，就要开始学会另一种更高的自我文化保护的“后现代”意识了。而这些恰是长角苗走进现代文明，参与描绘世界多元文化共融一体这一新的世纪蓝图的资本。这一切正是我观察研究的视点和角度。

A、走出陇嘎的男人们

1、包工头杨开新

1996年，差不多就在挪威人杰斯特龙走进陇嘎大山里的时候，也有一位陇嘎汉子走出了陇嘎大山。他就是陇嘎人心目中的现代英雄杨

开新。

杨开新有一次到乡里去帮人收割庄稼，却把那里的人打伤了，之后他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里，他开始学习到山外现代世界的许多知识。出狱后的杨开新带领一群陇嘎男人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致富之路。因为缺乏现代知识和文化，他们只能选择最廉价也最不需要知识技术的挖煤的行当。两年后，杨开新家盖起陇嘎寨第一座石头房。给儿子小金盆娶了寨子里最漂亮的女人。小金盆的婚礼是长角苗有史以来最隆重最排场的。他甚至给儿子买了一台二手货的旧电视机。尽管陇嘎现在还不能看上电视，可是电视机的到来，毕竟意味着现代生活从此开始。这台电视机差不多等于一头牛的价钱。因为没有接收天线，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开始，陇嘎人觉得杨开新一定是疯了。后来山下乡场上有了录像厅，小金盆和他的一班青年们每场必看，买不起票时就站在外面掂起脚窥视。总要过足了瘾才会回到山上去。

从那一年开始，陇嘎的男人们纷纷结伴出外打工。到今年我们再去的时候，陇嘎寨里，已经几乎见不到一个男人了。半年以后，我们在省城贵阳附近的小煤矿里，见到了所有的陇嘎男人，他们在杨开新的组织带领下，集体出外打工。杨德龙也在这支打工的队伍当中。（以群体的出击来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包括：技术、智慧、知识乃至勇气等等的不足。）

2、杨德龙要帐——怎样与老板打交道？

杨德龙是大哥。十三岁时父亲早逝，母亲也离开了他们，杨德龙把两个弟弟抚养成人。二十好几了，还没成家，舅舅对他说：“我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就把你表妹给了你吧，你也不用花钱了。”于是，表妹就成了德龙的妻子，还给德龙生了三个孩子。像长角苗的其他男人一样，德龙也是到六枝等地的小煤窑挖煤。挖煤不需要技术，只要肯下力气就行。可是，德龙干的小煤窑老板卖了煤就跑了，德龙没拿到工钱，白白给人干了几个月。

德龙后来又去了六枝林场那边的煤窑，这次又干了几个月，依然没有得到工资。寨老杨三伯决定发挥自己的权威优势，陪德龙到山外去要帐：“这不是剥削我们少数民族吗？”赶了几十里山路到了那里，老板却不照面，叫了伙计来陪着说话。伙计说：“老板没钱，你把他的煤拖去